

葉 穎達

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碩士。從小喜歡聽故事，高中的時候喜歡把歷史課本當成小說來讀，長大以後則沉迷於小說與攝影。曾於報章發表作品，並曾獲二〇〇七年「感動瞬間」網路徵文比賽佳作。



玉枝的聊賴午後

位於街底的「玉盛服飾店」，棗綠色招牌在同樣賣媽媽裝的店舖之間，並不特別搶眼。店門前一件件熟年剪裁的禮服、長衫，附著在成排的塑膠人型模特兒身上，兩袖垂掛衣襠旁，動也不動的。

整個街區靜得沒一點風。

玉枝最討厭這樣的下午，太靜了，彷彿太過絕對的無聲會讓時間也停下來似的，靜得讓人有些煩躁。偶爾有摩托車穿行而過，遠去的引擎聲迴盪在巷弄之間，反而讓那闖靜顯得更靜了。

她枯坐在緊鄰騎樓走廊的櫃檯裡，望著店外被夏日午後暖陽覆蓋的街景，感覺自己

快被蒸融了一般，那麼的慵懶聊賴。也不知道是陽光的折射太刺眼，還是空氣中的懸浮微塵在強光的曝照下被透析出來，玉枝老覺得眼前有如籠罩著一層薄煙，看東西都像是脫了焦一般，顏色毛絨絨的一塊塊，見不著確切的形體在哪。

為了擺脫那片討人厭的霧靄，她不住地微眨眼睛。每次眼簾眯到極致就快閉上的時候，又迅速地撐開，如此反覆不止，看上去倒有幾分嘖嘖爆發前垂眉吊眼的滑稽感。

櫃臺旁的塑膠人偶隻手插腰，撐扶著終年挺立的身姿，似笑非笑的臉恰好面對著玉枝，像是在嘲笑她剛才的表情。討厭。玉枝在心裡碎念，一面起身去把那模特兒轉個方向。

雖說是自家的營生，但她怎樣也無法喜歡這些扭姿作態的塑膠坯仔。且不說媽媽裝搭配那些不曾老去的面容顯得有多怪異，光是每一次為塑膠人形脫卸衣裝的時候，都讓她感到莫名的窘迫。來挑媽媽裝的，誰還能有那麼堅挺的雙乳？那一對對聳硬的假胸，裹覆在為熟齡婦人製作的禮服之下，似要引人犯罪一般，那麼的浮凸，那麼令人不安。

玉枝的身材並不太高，為了搬動那全人比例的坯仔，她得把兩手伸到它腰後，微微傾身才有辦法將之轉動。隨著搬轉時身體重心的移動，玉枝的鼻子不時滑蹭過假人的乳尖，那力道輕柔的像是戀人間親熱的廝磨，以至於她沒有察覺到自己的動作。等她把角

度調停得當抬起頭來的時候，才忽然意會到剛剛姿勢有些尷尬，趕忙回頭看看是否有人經過撞見了。

不過午後的街，仍舊靜得像走了時間，只有她站在騎樓下，雙頰兀自緋紅。

訕訕地回過身，玉枝的丈夫盛發正好咂著嘴巴往店門外走，未上扣的花襯衫底下，皮脂厚實的肚子讓白色內衣背心有些罩不住。她一口喊住他：「又欲去飲酒！」

盛發沒停下腳步，嘴裡應道：「嚙啦，去阿耀那裡走走看看。」邊說著，兀自走遠了。還說沒有！每次去找阿耀那傢伙，除了飲酒，還能有啥正經事？玉枝內心暗咒著，胸中的不悅爬滿了她的臉。

她其實不怪他。畢竟夫妻倆從年輕開店時一起打拚到現在，守著這間店守了一輩子，好不容易將兩個孩子都餬成大漢，送到外地念大學去。原本的四口之家，突然一下子剩他們倆老整天在那乾瞪眼，別說是盛發，就連她自己也受不了。因此盛發老往外跑串門子她倒樂得眼耳清靜。

但可惱的是盛發每次出去必定喝酒，又偏偏她男人有個令人厭惡的怪癖，只要喝了酒回來便索求她的身體，也不管那時究竟是光天還是暗暝。

甚至到了這把年歲還這樣。

前兩日沒開店的下午，玉枝在二樓房間裡進行綿長的午寐，恍惚之際作了一場夢。夢中她站在一片漫天鋪地的紅幔前，布幔的背後有些什麼正浪湧不止，搖晃的曳影不斷從幔帳邊緣溢出。

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站在那看了多久，只覺得那光影像是隨時要從紅幔後面穿透而出似的，越搖越猛烈。恐懼隨著布幔的波擺在玉枝心底蔓延開來，她不知道那幔帳後面是什麼，但她只想轉身逃開。

盛發就是在這時候襲上她的身體。

一雙粗糙的手，如鋒刃般游進玉枝衣物和肌膚之間的縫隙，探索著她胸前的乳丘。熟悉而黏膩的口舌沿著鎖頸一路下探，舔拭途經的每一寸肉身，最後停佇在玉枝已然半裸的胸裡上。

玉枝才剛逃出零碎的破夢，還沒辨清當下是寐是醒，只看見自己胸上枕著盛發圓厚稀疏的腦袋。下一秒她的丈夫旋即壓上身來，失卻了不知何時被褪去的下著，一股溫熱毫無阻礙地直抵她的隱私。

接近向晚的天光，從床沿壁邊上褪色脫線的窗簾縫隙透散進來，越過盛發起伏的肩背，灑落在玉枝的眉眼之間。她眯起雙眼，看著房內的一切被光暈吞沒，搖晃中的男人凝縮成模糊的黑色剪影，彷彿過曝的底片一般。只有在空氣中緩慢浮游，無以名之的微粒塵埃，還透露著時空的存在。

狹仄的臥房裡，最後只剩下盛發濁重的呼吸規律地吐納，黏膩的汗水混雜了酒腥，沿著他胸前的金項鍊垂滴在玉枝的唇頰上，一滴，又一滴。玉枝緊抿著嘴，蹙起雙眉，沒有發出一點聲音，因為她知道自己的任何一點反應，都會讓盛發更起勁、更賣力。但那同時意味著她的屈服。

如果那天不是盛發不勝酒力，終而萎頓頹敗的話，不知道還會折騰多久。

不過這樣的情況已經算是不錯了。

過去曾經有幾次，在玉枝一點也不想配合的狀況下，盛發任性的酒後索討簡直粗魯得近乎強暴，那是她連想都不願再回想的。早些年，她曾向丈夫埋怨過：「可不可以不要每遍飲酒就這樣？」

可盛發竟理所當然地回答：「平常時想跟妳好，妳可曾睬我？若不這樣，平常時妳

敢會給我碰？」

丈夫的說詞讓玉枝一時語塞，她確實不那麼喜歡兩人之間的肉體接觸。但如若不是盛發婚後屢屢不顧妻子感受，無度索求在先，事情又怎會演變至此？

突如其來的蟬鳴劃破沉靜的空氣，彷彿有人悄悄按下播放鍵一般，讓幾近凝滯的下午再度流動起來。玉枝揩去眼角被夏陽蒸騰出來的目油，坐回那個剛好框固一人的櫃臺，暗忖著待會兒盛發回來之後要如何防阻他。

曾幾何時，性成為他們之間折磨彼此的工具。盛發因為妻子的躲避，更無所不用其極地藉酒亂性；而玉枝則從此堅壁清野，分寸不讓，即便被得逞，她也會以絕對的無聲做為最後的抵抗。

人生都已走到這地步，為何現時才想要抵抗？玉枝有時不禁質疑自己這麼做的意義到底在哪裡？

事實上，類似的自問從結婚以來一直在她心裡迴盪不去。難道就要這麼走入家庭嗎？為什麼不離婚？孩子都已經離家成人，為何還要和他逗陣作夥？面對婚姻時的猶疑與不安，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化成不同的詰問，唯一不變的，是對這種肉體關係的嫌惡。

但又能怎麼辦呢？尤其在發生那樣不堪的事之後，接下來的一切似乎也就只能這樣了。

玉枝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再想起那件事。隨著歲月流逝，除了幽魂般揮之不去的罪惡感，關於細節的種種，像是一段言語無法跨越的虛無空洞，她不願回想，也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去理解當時發生的一切。

那時父親的震怒可想而知，但是母親和妹妹卻不約而同對此噤聲不語，像是戒持著某種禁忌。她們甚至避著她，有如走避未知的無名惡獸。

一個悠長的呵欠，再度把玉枝的目油給擠了出來。在一團朦朧中，玉枝隱約瞥見眼角有兩團人形的霧影走近，她趕忙斂起打到一半的呵欠，把滿口的情懶轉化成一句職業性的招呼：「入來看看呀，參考一下。」

那是一對看起來像是母女的組合。年輕的女子挽著熟齡婦人的手，用極盡甜膩可人的語調說：「媽，不然來這家看看吧！他們的選擇好像比較多。」一邊把婦人挽進玉枝店裡。

女子看上去大約三十上下，蔥直的鼻樑上有經年日曬留下的雀斑，疏淡的眉毛和瘦薄的雙唇，襯著白皙的皮膚算得上是一張清秀面容。但也許就是膚色白得過分了，使

五官顯得毫無立體感，讓人轉瞬即忘，無法留下深刻印象。

年長的那個頂著一頭酒紅色短髮，瀏海如男子般爽利地旁分服貼在耳後，乍看之下有幾分瀟灑英氣。儘管一副紫黑漸層的大墨鏡遮去她大半張臉，但從墨鏡上緣露出一截紋眉，還有快要垂到嘴角邊上的法令紋推想，約莫也是五十靠邊的光景，和玉枝差不多。

婦人經過櫃檯的時候，向玉枝微微點頭，目光有意無意地在她身上逗留了片刻。

玉枝老練地趨上前去問候：「頭家娘，今日欲來看啥？」女子搶在婦人前面說：「今天跟我媽來看看你們這邊的晚禮服。」那女子說話的時候，婦人已經將墨鏡摘下，露出面孔，玉枝才注意到這對母女沒有絲毫相似之處。

那熟齡婦人的輪廓深邃，立體的五官配上麥色肌膚，即使到了這個年歲仍有一種健美的氣息。鑲鑲有神的雙眼讓婦人看上去煥發著光采，搭配鮮豔的髮色和穿戴，簡直像是剛從哪個攝影棚走出來的老牌藝人一般，和那個轉瞬即忘的女子截然不同。

熟婦似乎嗅到玉枝的疑惑，堆起笑容補充道：「這是阮新婦，伊兩個少年家下個月要結婚，帶我來恁這挑婚禮要穿的衫。」婦人笑起來的時候，掛在左眼角下方的痣也跟著眼尾的波動起伏，很難讓人忽略它的存在。

是不是真的在哪个電視節目上見過？玉枝在心內嘀咕，總覺得那婦人十分眼熟。

正猶疑著，生意又往門裡走了幾步。玉枝沒讓那疑惑爬上面孔，恭敬地尾隨在客人身後，一邊探問顧客的需求：「頭家娘敢有甲意什麼款的？」一邊忖度著像她這樣在年輕時必定極愛美的女人，會挑選什麼款式的禮服？

「恁這哪一款最受歡迎？」婦人環顧著店內上下，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我們店裡每款都不錯呀！」客人問得隨意，玉枝索性也拿一句場面話應付應付。但是眼下暫時看不出那熟婦究竟是貴客還是拗客，為了不砸壞自家招牌，便從走道中央的衣桿上，取下兩套簡約卻不失氣派的禮服讓她參考。

「這兩領是阮店內賣得還不錯的，恁感覺如何？若甲意可以試穿。」玉枝為她選了一襲棕金色緞面短袖禮服，外搭短版紗質綴金絲花紋罩衫；另一件則是黑色天鵝絨滾銀邊的短袖旗袍。

婦人直接拿起黑色那件，把領口對齊頸項，低頭品鑑自己裝在那黑色禮服裡的樣子。

一旁的媳婦幫腔道：「媽，妳穿這件真好看吶！黑色的很貴氣！」

「敢有？我感覺婚禮上穿得烏壓壓的不好看！」婦人一面說，微微皺起眉頭。她低

首蹙眉的樣子，襯上左眼下有如淚珠一般的那顆痣，乍看就好像眼角噙著淚，強抑著不讓它落下。不知情的人可能還以為她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。

玉枝忽然間怔住了。她看過這個表情，一模一樣的。雖然只有那麼一瞬，但是她篤定，自己見過這個人。

女子眼見剛才的恭維適得其反，扭過頭來對玉枝說：「老闆娘，還有其它比較喜氣的顏色跟款式嗎？」

「愛卡喜氣的色水……」玉枝喃喃複述了一遍女子的話，找出一件外襯薄紗的粉紅色緞面禮服，和一件上綴亮片水波圖案的桃紅色套裝。一雙手繼續在衣桿上來回翻找，幾次有意無意地在同一個角落迴繞，卻沒拿起任何一件衣衫。過了一會兒，才從那裡拿出一襲罩著絲質披肩的暗紅色無袖緞面禮服。明明那片紅挾在兩件象牙色套裝之間是那麽搶眼。

玉枝把三套衣服在兩架衣桿之間鋪展開來，讓那對婆媳仔細品賞，卻無心多做介紹，逕自別過臉默默地望向屋外的街道。婆媳之間一來一往的刻意挑剔，飄入玉枝耳裡恍若平板、低頻的單音，牢牢貼附在耳膜上不斷膨脹、擴散，吞沒了她全部的聽覺。

夏日的陽光走得緩慢，即便這看似悠長無垠的下午已經溜去大半，日曬依舊濃烈。

玉枝透過日光招細的眼縫，凝視著因光線過分曝照而把所有顏色都炙灼得近乎蒼白的街景，努力翻攪記憶的渦流，從中打撈出一張俊麗、明淨的臉孔。然而眼前的婦人真會是她嗎？玉枝彷彿看到一個短髮少女的臉孔和婦人如幽靈般複疊在一起，讓那張似曾相識的面容顯得更加可疑。

做媳婦的這次似乎學乖了，小心翼翼地看著婆婆的表情，無論婆婆說好說壞都一逕附和。但婦人的喜惡莫衷一是，明明前一刻還說不錯，下一秒卻又莫名變了卦，徒令女子的諂媚顯得可笑。

「我就試深紅的這領好了。」婦人似乎做出最終決定。

「這領確實有卡水耶！媽真會揀，揀著這領喜氣又大扮。」

女子浮誇的獻媚竄入玉枝腦裡，幾乎讓她忍俊不住。向來衣著直如女性的第二副身軀，妳難道不知？玉枝在心中對那年輕的女子說，人若是穿得醜衫，就親像縛在別人的身軀裡一樣啊！

「當然要好好揀了！」婦人欣快地回應。「人若是穿得醜衫，就親像縛在別人的身軀內底同款，連行路都快舒適！」有靈犀似的，婦人也對媳婦說出同樣的語句。

玉枝聽見自己的心思從那婦人口中流出，驚訝地猛然回頭，兩人正好四目相對。那一刻，一句被刻意深埋的話語如尖針般刺進她的腦裡，一句她以為早已忘記的話，卻令她數十年來困鎖在無盡的疑惑與罪咎感中。

「妳知道嗎？我這輩子被縛在這身軀裡了！」

多年過去，她始終不明白這句子裡的涵義。

那也是一個沉悶而安靜的午後。午休時刻，校園的靜默讓沿著圍牆洩下的陽光彷彿凝結在牆上，大部分老師和學生仍深陷在午寐的昏懵裡，當時仍是少女的玉枝獨自站在牆邊，頗有幾分「眾人皆醉我獨醒」的沉味。但事實上玉枝的心中被疑惑的霧霾籠罩，思索著關於另一個讓她不知如何用言語述說的下午。

她知道不該再和那女孩見面。伊阿爸後來把她痛打一頓，整整一個禮拜不能上學。但不知怎麼的，事情還是在學校裡傳開。自從那天之後，連學校同學看她的神情都變了樣。那些潛藏在走廊轉角、暗處的耳語，如鼠嚙般混雜著嗤嗤的竊笑，讓她無所遁形。也讓她更想把事情問個明白，她無法理解一向無話不談、形影不離的好朋友，怎麼會突然對自己在那樣的舉動？

就是在那時候，玉枝聽見至今仍令她疑惑不解的那句話，而那個名叫春英的女孩左眼下也掛著如淚一般的痣。

「頭家娘，我欲試穿這領。」

婦人無從知曉玉枝心中的震顫，笑容滿面地說著。

玉枝愣愣地領她進入更衣室。所謂的更衣室，其實就是在店面牆角邊，用布質拉簾圍出來僅容旋身的扇形區塊。

婦人拿著那襲暗紅色緞面禮服，走進狹小的更衣間，旋即拉上布簾。看著暗澹深紅的布幔，將那婦人一寸一寸吞沒，玉枝內心的波瀾也越發強烈。

敢真是伊？伊敢是那個叫做春英的查某囡仔？

玉枝的額角微微沁出汗，她注視著隨婦人更衣動作不住扭曲的布幔，心緒被不斷膨脹的懷疑旋繞。女子不知什麼時候走出店外，一面用不小的音量在講電話。「喂？你在哪？……我陪媽來看婚禮要穿的衣服呀……不知道，可能還要再一下吧……」

布幔上的褶紋受到帳裡人的撥擺，如浪一般湧動不止，在玉枝眼前搖晃成一片深暗的紅潮。她不自主地半眯起眼，彷彿隨時會有個噴嚏從喉底噴發。

可是並沒有。那些漫然無序的皺褶在玉枝眼縫中，交織成一道斑駁落漆的紅木門，門扉的背後是兩個穿著同一襲制服的纖纖少女。

光線從她們的身後透射過來，如蜉蝣般緩緩升騰的塵埃，在明暗交會處，若隱若現。那是仍青春的她和春英。她們未經歲月蝕刻的臉頰上泛著溫潤的紅，像冬日裡的蘋果。

春英倚在她身邊，用手指捲弄她的髮尾，一手指向雜誌裡，兩個曖昧纏綿、雙唇幾乎要貼在一起的西洋女子，問：「妳敢不敢？」她抬頭望著帶著笑意的春英，打賭似的，促狹地說：「有什麼不敢？」

春英的唇旋即貼上她，或者說，先是唇，然後是更熱烈的探索。

她該抗拒嗎？那時外型與作風都近似男兒的少女春英，在只有女孩的校園中一向受到歡迎，甚至不少女同學迷戀的對象，儘管春英往往對她們視若無睹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玉枝常常因為春英對自己特意的好，招致其他少女莫名的妒嫉和惡意。而她卻暗自為此感到得意。畢竟全校的風雲人物是自己最要好的朋友，而且是帶著一分獨享、專屬意義的友誼，有誰能不因此驕傲呢？

但此刻她對自己的舉動，又代表著什麼？

玉枝感到一陣溫柔、輕軟的撫觸，從耳後緩緩向胸前襟口蔓延，在體內流淌成一道銀白色的閃電，所經之處喚起皮膚上一波波青筍般的細小疙瘩。那日午後的夏陽透灑在屋裡每個角落，就好像那股暖流自玉枝體內滿溢出來，將她倆包覆在一片和煦的光色裡。春英的輕撫，和她頸後一塊淡褐色蝶蛹般的斑痕，填滿了玉枝對那個下午的記憶，時間彷彿在無盡的交疊與纏繞中默默塌陷。

直到伊阿爸陡然推開那道紅色木門。

「小青？小青呀？過來幫媽一下？」春英的手忽然從帳裡伸出來，掛在紅幔外，已不復當年少女時的緊緻無痕，浮凸的青筋盤在手背上，隨著上下招擺的手勢跳動著。玉枝看著，覺得雙頰有些刺麻的熱辣感。

春英似是在叫喚和她一同前來的那個年輕女子，不過她仍站在店外和夫婿電話不止。

玉枝嚥下一口唾涎，潤了潤微微發澀的喉嚨，對著幔帳裡的人說：「頭家娘……是喊恁新婦嗎？伊今嘛在外口講電話啦，敢需要湊相共？」

「啊，這樣喔……歹勢啦，我這後背的拖鍊卡著，拽不上來。麻煩恁替我拽一下好不好？」帳裡的聲音先是略為遲疑了一下，但隨即邀請似的將紅幔拉開一道縫隙。玉枝伸

手順著簾幔的間隙探進去，雙眼卻不能自己地望向更衣間牆上的穿衣鏡。鏡中她倆的身影相疊，一如多年前讓她人生徹底改變的那個下午。

在那之後，阿爸逼著她輟學，逼著她去紡織廠作女工，然後認識了同廠工作的盛發，然後盛發不斷地熱烈追求，他們交往，然後照著阿爸的意思結婚，然後……後來的事情就是那樣了。

妳說妳這世人被困住了，那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今天妳帶著新婦到我這來，所以妳現在從那裡離開了嗎？玉枝心中湧現出一連串的問題，當年她不知從何問起的那些，此刻，在她的唇喉之間翻騰不已。

婦人春英半裸著背，被玉枝牢牢鎖在眼底，似乎顯得有些不自在，朝鏡裡的玉枝不無尷尬地問：「敢是我尻脊餅有怎樣？」

玉枝這才歛下雙眼，低頭道：「嘿啦……是感覺妳這樣穿，真好看……」

「嘿啦，是恁的衫好看。」婦人春英隨意搭了句話，不上不下的沉默便在窄小的更衣間蔓延開來。

妳敢還記得我？我是張玉枝啊！其實玉枝差點就要喊出聲來，但話語一到嘴邊便如

煙飄散。她的手指微微顫抖，小心翼翼地輕拽拉鍊，緩慢滑過春英的背。上面弛皺的肌理層層疊疊，恍若年輪般標示著她倆別後的歲月。拉鍊行經其上，有一種細微的、磕磕碰碰的感覺傳到玉枝的指尖，彷彿滑行在春英背上的，是她的指頭。這悶暑的午後，首次讓人感到如此燥熱難耐，那熱像是體內深處猛然覺醒的睡獸，顫跳跳地想從身上所有孔竅流竄出來似的，在玉枝衣褲內漫漶成一片濡濕。

那個有如命運歧口的午後，攀附著拉鍊兩側的鍊齒，在玉枝腦中不斷自動格放、擴大。春英充滿熱情的唇舌，軟濕、柔滑，讓人無法抗拒的酥麻感，和今天一樣燦亮的天光，眼睛，春英明澈、深情望著自己的眼睛，還有如淚一般掛在眼下的痣，那總是隨著她的情緒，將她的喜怒哀樂在所有少女心中躍動得光彩奪目的痣，還有，還有就是只有我才知道的，接近髮際的地方，春英的後頸有一……

玉枝腦中的映畫軋然而止，拉鍊走到盡處，她凝睇那微小的金屬構造，將春英的肩背嚴嚴實實地封入暗紅色的禮服，但後頸接近髮際的地方，膚色均勻得沒有一點斑痕。

玉枝煞時怔立在那，拉拉鍊的手還愣愣地舉在半空，絲毫沒注意到穿衣鏡裡大汗淋漓的自己，還有婦人臉上滿滿的不自在。女子這時講完電話從店外躡了進來，一頭探進

狹仄的更衣間，說：「媽，妳穿這襲不錯看吶！」婦人睨著媳婦不住地眨眼，一邊說：「我感覺太暗了，咱再去別位看看好啦！」玉枝聞言還想再伸手替婦人解衣，她卻忙旋身過來，帶著幾分歉然，幾分尷尬，道：「歹勢啦，我請阮新婦幫忙就好。」

玉枝諾諾地退到一旁，心中卻還念著剛剛是不是自己眼花沒看仔細？伊敢真的不是春英？紅色布簾裡傳出衣物摩娑的窸窣聲響，被屏蔽的視線之外，那枚蛹形胎記也許就在後面，但，也或許不在那裡。

若是可以再看一眼就好。

想要確認的渴望，在玉枝心中持續悶燒，成為令人焦灼的慌亂。店門外日影長了幾分，暑熱卻絲毫不減，把玉枝曬得有些暈眩。婦人從更衣間出來，把衣衫還給她，說了些「下次再帶朋友來」之類的場面話，婆媳倆便走了。

失去可依依附的人形，暗紅色的禮服伏臥在玉枝手裡像是個需要人攙扶的虛弱老婦，沒有一點生氣。她望向街上的光景，又不住地微眨起眼來，那婆媳間的對話隨著腳步聲飄散得老遠，讓人無從得知她們對玉盛服飾店的評價。玉枝忽然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，拔腿追了出去，然而婆媳倆早已經不知去向，只有手中緊握著的，剛才供人試穿的衣服，

還隱隱約約透散著婦人的身體餘溫，若有似無。

玉枝在午後空蕩的騎樓下站了好一會兒，才慢慢地踱回店裡，經過那個被她「喬」過的塑膠模特兒時，瞥見日光在人偶臉上留下黑白分明的陰翳，恆常上揚的嘴角顯得有些滄桑。

她忽然覺得那不曾凋萎的笑容不那麼討厭了。

從更衣間裡找出原先用來撐展禮服的衣架，玉枝沒有把暗紅色的禮服掛回衣桿上，也不在乎門戶敞開的店面無人照應，逕自步上二樓臥房，輕手輕腳地將禮服掛入衣櫃。然後和著午後斜陽，像欣賞一件藝術品似的，靜靜坐在床沿望著垂掛在衣櫃裡，和其它衣物格格不入的暗紅衣衫，時間恍若不存。她低頭看看錶，盛發就快回來了。空氣中的塵絮，仍如蜉蝣一般，在光影明暗交接處，緩緩升騰。

評審評語

幾段關於試衣間，玉枝情思翻湧，被時光壓抑之青春激情，寫得極美。那終沒被召喚的昔日戀人的反應，混揉著輕微屈辱、悵惘、寂寞，在整間衣架的女裝陣中，每一個細微動作，對白，都充滿了細微索索的內心戲，往日的瘋狂，後來人生的不完美，都收斂在那樣一個「聊賴午後」。是一篇抒情短篇的極品。（駱以軍）

得獎感言

看似反復不已、無所變化的日常，或許有些什麼正在無聲裡蔓生，或者崩壞。有的時候，時代似乎大得超乎我們的想像，但有時又像是緊貼在我們身上的魍魎，讓人無所遁逃。長大以後，越來越常感受到這樣的迫近感。感謝評審的肯定，對於一個晚慧的寫手而言，這個獎項意義重大；因為這個獎，讓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小堅持顯得有意義。

成人組 · 短篇小說類 佳作

黃隆秀

一九九一年生，目前在北京海淀唸書。還在新環境摸索，也包括摸索融合並使用變化的語言形式來創作小說內容，努力呈現生活的現實。

